

時代力量 檢討報告

作者：時代力量

2024.07

致所有追求進步本土第三勢力的朋友

目錄

寫給關心時代力量朋友的一封信	1
摘要	2
介紹：我們檢討的方法	4
第一部分：物質基礎	7
第二部分：權力規則	18
第三部分：關鍵決定	28
結論：檢討是為了繼續向前	43

寫給關心時代力量朋友的一封信

所有支持我們、把票投給我們，對我們抱持期待的朋友，很抱歉，讓大家失望了。

2024 年大選，我們失去了立法院的席次，也失去了穩定政黨運作的政黨補助款。

我們無法爭取足夠的選票跨過門檻，沒有讓每一張投給我們的選票，發揮應有的作用。

我們的失敗，不只讓支持者傷心難過，也讓立法院失去了監督制衡的穩定力量。

少數執政的民進黨政府，得以好整以暇；取得國會多數席次的國眾兩黨，失控暴衝，亂象不斷。

面對創黨 9 年以來最大的挫敗，除了虛心聆聽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們要徹底檢討。

我們能否重獲新生，要看我們對於過去錯誤的解剖，能不能深入骨髓，直指要害。

親愛的朋友，不論此時此刻，你對時代力量抱持什麼樣的態度，只要過去你曾經關心時代力量，曾經懷抱期待，曾經感到失望，我們都誠摯邀請您，一起閱讀這份報告。

時代力量黨主席 王婉諭

摘要

2015 年 1 月 25 日誕生的時代力量，承載著太陽花運動後的社會期待，快速取得社會支持，在 2016 年的立委選舉、2018 年的地方選舉，順利取得不錯的成績。然而自 2019 年開始，時代力量陷入長期的內部衝突，導致政黨逐漸衰敗，在 2022 年地方選舉、2024 年中央選舉遭逢巨大的挫敗。

由明星聚集而成的時代力量，沒有足夠的時間與自覺，去磨合彼此的政治想像，建構合理的遊戲規則，這導致明星的衝突，等同於時代力量的興衰起落。

我們認為，政黨是由黨員組成，按照規則運作的組織。明星的分合衝突，只是冰山一角，在冰山底下的物質基礎、權力規則、關鍵決定，才決定了時代力量 9 年來的命運。

物質基礎，就是一個政黨的體質，制約了政黨的長期發展。時力的殘酷真相是：創黨 9 年以來黨員數大多處於衰退，加入時代力量的黨員，七個有六個已經離開，平均留有黨籍僅不到三年；曾代表時代力量參選的人，還留在政治領域的比例，竟遠高於還保有時代力量黨籍的比例。

權力規則形成的權力結構，影響著一個政黨是否穩健發展。創黨時的集體領導制，到政黨法施行後因應修訂而生新制，讓時代力量的權力規則獨步於國內政黨。不論是決策委員或是黨員

代表皆由黨員直選、主席的權責不明、扼殺黨內民主的全額連記制，這些制度設計，深刻地影響了黨內的權力結構，更讓時力發展的顛簸不已。

最後，必須探討 9 年來的關鍵決定。從 2015 年與民進黨合作競選，到在內政議題與民進黨上嚴重分歧，而至勞基法二修的激烈抗爭；從挺柯 / 反柯，到是否表態支持蔡英文，衝突不斷的時代力量，走向了漫長的衰敗，在 2022 年的地方選舉跌落谷底，儘管後續力圖振興，但仍無力打贏 2024 年的背水一戰。

2024 年選後，時代力量啟動黨務重整，先改變自己，才能改變環境，努力養成「開放、透明、參與」的文化。

在下半年，我們要把「二次創黨」的宣示化為現實。我們會啟動黨內各項規章的修訂，制定權責相符、擴大參與的權力規則，強化時代力量的黨內民主。我們會回顧台灣社會的上個十年，並且預判下個十年可能面臨的挑戰，擬定新時代的政策綱領，為了台灣社會即將發生的問題，及早做好準備與回應。

我們希望向台灣社會傳達一個明確的訊息：上一個十年，時代力量辜負了社會的期待，我們做好徹底的反省與準備，希望在下一個十年，我們不負所託。

介紹：我們檢討的方法

2015年1月25日誕生的時代力量，承載著太陽花運動後的社會期待，時代力量開局順遂，快速取得社會支持，在2016年的立委選舉、2018年的地方選舉，順利取得不錯的成績。

然而迎接時代力量的，是不斷發生的內部衝突，從2019年，至2023年黃國昌退黨加入民眾黨為止，這些風風雨雨，社會習慣用「黃國昌」與「路線爭議」來形容。

有人認為，這是從一開始就種下的路線爭議，也有人認為這是第三勢力發展到一定規模，必然發生的發展路徑之爭；也有人以為不然，認為這只是缺乏制度性的溝通文化，或是特定人士的性格問題。

然而我們必須承認，時代力量凝聚社會能量的方式，就是邀請有知名度的人投身政治，才能在一開始就取得巨大成功。但是，時代力量沒有足夠的時間與自覺，去磨合彼此的政治想像，建構合理的遊戲規則。這導致時代力量的興衰起落，幾乎與個人的紛爭畫上等號。

政黨，是由黨員組成，按照規則運作的組織。但是，我們很少從組織發展的角度，來檢視這9年來的時代力量，到底發生什麼事。

2015 年通過的時代力量基本主張這麼說：「我們用全新的想像來組織這個新政黨，透明的機制，讓眾人能參與決策，開放的論辯，讓理想能持續進步，全面串聯，讓行動力得以發揮。」

這個美好的願景，已經蒙塵，甚至被遺忘。時代力量的重要決定，跳脫了既存的決策機制；時代力量的成員，已經很久沒有開放的討論；時代力量因為輕忽黨員支持者的聲音，已經老態龍鍾，失去了自發輕盈的行動力。

我們希望未來的時代力量，能夠實踐創黨時主張的「透明、開放、參與」，而不是「人治、封閉、僵化」。

我們希望從這份檢討報告開始，揭開瘡疤，直面錯誤，從最基本的事物與事務，對時代力量的過去，做一次全身體檢。

我們會從政黨的三個基本要素，人、資源、規則開始，然後才進入過去 9 年來，外界比較熟知的一些關鍵決定。分為以下三個部分：

「物質基礎」，探討「夥伴」、「收支」的消長。

「權力規則」，探討「黨章」、「黨內選舉」的規則。

「關鍵決定」，探討「提名」、「政治策略」的重大決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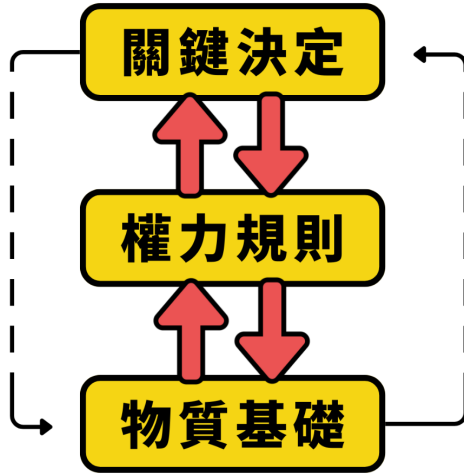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：我們的檢討方法

選用這樣的方法，除了有學理上的考量，也有我們對於理想政黨運作的期待（圖 1）。

因為我們相信，政黨，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，共享資源、形成共識、做成決策的產物，不是少數人專斷獨行的工具。

因為我們相信，一個健康的政黨，應該對支持者透明、向社會開放、廣納夥伴參與。

第一部分：物質基礎

時代力量的黨員，有七分之六的人已經離開、平均留有黨籍不到三年，創黨9年以來黨員數大多處於衰退；曾代表時代力量參選的人，還留在政治領域的比例，遠高於還保留時代力量黨籍的比例。

在這個部分，我們會檢視時代力量過去九年來，黨員的消長、候選人的來去，以及收支結構，這些「夥伴」與「資源」的變化，構成了時代力量興衰的基礎。必須特別指出的是，物質基礎的變化未必立即反應到時力的起落，但長期而言，物質結構就是一個政黨的體質，制約了政黨的長期發展。

黨員夥伴

七分之六的人已經離開

你曾經是時代力量的黨員嗎？如果你是，恭喜你，你是台灣的稀有動物。在台灣，只有不到萬分之四的人，曾經或現在是時代力量的黨員。

從2015年創黨至今，時代力量的黨證編號，已經超過7,300號。然而截至2024年5月31日止，有效黨員僅1,090人。超過6,200個黨員，已經離開。也就是說，每七個時代力量黨員，有六個沒能留下來。

不到三年就會退黨

黨員跟時代力量的緣份，並不長久。平均而言，一個時代力量的黨員，只會留在時代力量不到三年。如果是超過兩年未繳黨費，遭系統退黨的黨員，平均只留在時代力量不到兩年的時間。

這些數字告訴我們，大多數的人，只願意在入黨後，再繳交一到兩次黨費，接下來就因為各種原因，自行退黨或未繳費，喪失時代力量的黨籍。

黨員增減的長期趨勢

七分之六的人已經離開，平均不到三年就會退黨，是不是代表時代力量的黨員，長期處於衰退趨勢？答案確實如此，從創黨至今，每一年年底的有效黨員數，僅有 2015~2016 年，出現顯著成長（1,217 人→2,656 人）；其餘僅有 2017~2018 年（2,077 人→2,241 人）、2021~2022 年（1,095 人→1,277 人）出現微幅成長（表 1）。

時代力量有機會扭轉黨員數長期衰退的趨勢嗎？答案是有的。依預估，2023~2024 年，將會是時代力量第四個黨員數年對年成長的年度。至於能不能實現，那要等到 2024 年底才能揭曉。



表 1：歷年年底黨員人數

黨員這麼少有什麼問題

過去 9 年來，在黨員留存率、黨籍存續時間、黨員數年成長這三個指標上，時代力量的表現都是非常糟糕的。可以這麼說，不論外在的民調聲勢高低如何起伏，時代力量輕忽黨員經營，是過去黨務工作顯而易見的特質，也因此在此黨員經營上，交出非常離譜的成績。

時代力量的黨員人數，真的很少嗎？會有什麼問題？是的，依照近年資料，藍綠白三黨的黨員人數分別為：中國國民黨 451,174 人（2022 年 12 月 31 日）、民主進步黨 238,664 人（2023 年 1 月 15 日）、台灣民眾黨 32,484 人（2024 年 1 月 20 日）。

過少的黨員數，產生兩個最直接的效應：黨內選舉的多元性嚴重不足、地方黨部難以真正自治。第一，當黨員這麼少，如果又採取全額連記或限制連記，來票選黨員代表與決策委員，那只會進一步降低黨內選舉的多元性。第二，黨章明定，黨員人數達該縣市人口數千分之一後，由該黨員直選該縣市地方黨部主委。然而到目前為止，沒有一個縣市達標，地方主委仍由決策委員會遴選。

候選人夥伴

黨員，是政黨的基石，候選人，是政黨對外爭取支持的台柱。從創黨至今，時代力量歷經 2016、2020、2024 年三次中央選舉，2018、2022 年兩次地方選舉，當選的少，落選的多，有些人經歷了選舉傷害而離開，有些人持續留下來與我們同行。我們將用 2018、2022 年兩次地方選舉的數據，來說明候選人夥伴參與選舉後的狀況。

留存率比黨員高但也不足

2018 年，時代力量提名 41 位議員、4 位代表、2 位里長，共 47 位候選人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只有 7 位還是時代力量的黨員，相較於一般黨員七分之一的留存率，時代力量候選人六分之一的留存率雖然略高，但也是低的令人怵目驚心。

2022 年，時代力量提名 3 位縣市長、46 位議員、7 位代表、3 位里長，共 59 位候選人，目前還有 20 位還是時代力量的黨員，留存率約為三分之一，較 2018 年高。但是我們不能忽略時間因素，2022 年的候選人，是否隨著時間逐漸離開時代力量，才是我們應該持續追蹤的指標。

他們還留在政治領域嗎

另一個值得探討的指標是，時代力量作為青年參政者投入政治工作、成為候選人的第一站，這段經驗，是否有助於候選人繼續從事政治領域的相關工作？又或者是經歷了選舉過後，選擇離開政治領域，回歸一般職場與日常生活？

2018 年，時代力量提名的 47 位候選人，還有 16 位留在政治領域，從事相關工作，僅有三分之一，但已經遠多於保有黨籍的 7 位；2022 年，時代力量提名的 59 位候選人，還有 23 位留在政治領域，從事相關工作，未達一半，但多於保有黨籍的 20 位（表 2）。

總的來說，超過三分之二（2018 年）、二分之一（2022 年）代表時代力量參選的候選人，在選後離開了政治領域，當然，其中大多數是未能順利當選的候選人。

這樣的數據顯示，素人參政所面臨的最大挑戰，就是如何扭轉「沒當選、就淡出」的趨勢；如何讓仍有熱情與意願從事政治工作的候選人，持續留在相關領域，就是時代力量接下來的挑戰了。

	2018年	比例	2022年	
參選人數	47		59	
還保有時力黨籍人數	7	14.89%	20	33.90%
還留在政治領域人數	16	34.04%	23	38.98%

表 2：候選人去哪裡了

收支結構

收入

2020 到 2023 年，時代力量每年的收入在 7,000 萬上下，政黨補助款 5,490 萬佔了 8 成，其餘 2 成來自政治獻金收入與黨費收入（表 3）。

2020 至 2023 年，時代力量每年收到支持者捐贈的政治獻金，在 1,173 至 1,637 萬之間。這些政治獻金，主要來自個人的小額捐款，具名的個人捐款筆數，在一千至兩千筆之間，這四年的捐款中位數，分別為 2020、2021 年的 1,000 元，及 2022、2023 年的 2,000 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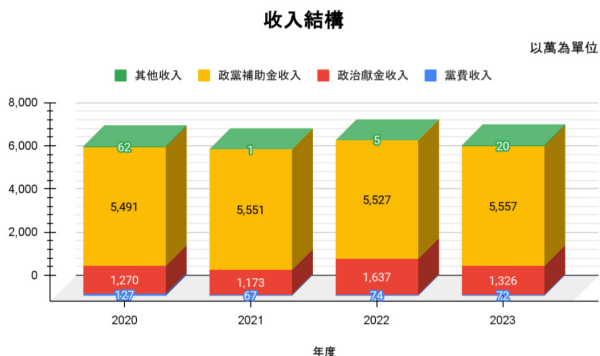


表 3：收入結構（2020~2023）

支出

2020 到 2023 年，時代力量的年支出總額依序為 6,277 萬、5,785 萬、8204 萬、6587 萬。在選舉年的花費會較非選舉年高。（表 4）

以支出結構來看，每年人事費，在 3,029 萬至 3,329 萬之間，占歷年支出的一半上下（38%~58%）；業務費裡面的大宗，就是中央、地方黨部的租金。以 2023 年為例，時代力量一共有 17 個實體黨部，每年就要花掉 657 萬的租金，光是中央黨部每月的租金加上管理費，就超過 20 萬，整體的租金開銷非常驚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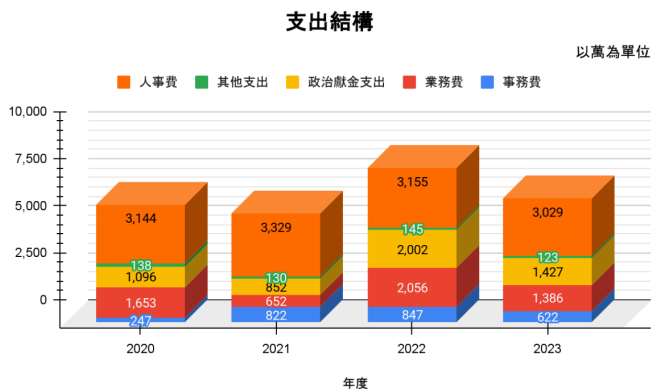


表 4：支出結構（2020~2023）

決策委員責任額制度

為了促進決策委員為黨募款，時代力量在 2021 年，開始實施每月 1 萬的決策募款責任額制度。

然而實際的運作狀況並不理想，有些決策委員是用自掏腰包的方式，來繳納責任額；更不良的影響是，每月 1 萬的責任額，反而變成部分決策委員的募款天花板，只要數字達標，就不必再募款，也不再用其他方式來貢獻黨務。

總的來說，數額過低的責任額制度，不僅無法顯著提升募款，分攤黨主席的募款壓力，實際上反而變成參選決策委員的實質經濟門檻。因此，2024 年 1 月 20 日召開的臨時黨員代表大會，正式廢除了決策委員的責任額制度。打破政治參與的經濟門檻，讓經濟未必寬裕、不是全職從事政治工作的時力黨員，也能參選決策委員。

2024 年改選出的決策委員，有全職的軟體工程師王景弘、胡堞，也有經營長照合作社的林依瑩，他們除了參與決策會議，也參與網站系統、線下活動的籌辦與執行，帶來更多的資源與連結。他們不是全職的政治工作者，卻能帶給時代力量更多元的視角。在其他政黨，這幾乎難以想像，卻是我們非常珍惜的特質。

爭取選票的代價

在第一部分的最後，我們希望用很粗暴的方式，來感受一下資源與選票的關係。我們提出了兩個問題，一張全國不分區的選票，一張議員的選票，要花費多少錢，才能爭取到？

一票值多少錢：不分區

2024 年時代力量獲得 353,412 張不分區選票，在前一個年度的 2023 年，時代力量一共花費了 65,868,941 元，平均一票要花費 186.38 元；以同樣的方式計算，時代力量 2020 年獲得的不分區選票，平均一票要花費 57.73 元。相對的，台灣民眾黨在 2024 年不分區，平均一票僅花費 52.12 元（表 5）。

	時代力量	民眾黨
2024政黨票	353,412	3,040,615
2023年總支出	65,868,941	158,484,175
2023年總支出/2024年政黨票得票	NT\$186.38	NT\$ 52.12

表 5：爭取選票的代價

一票值多少錢：2018、2022 兩次議員選舉

2018 年，時代力量提名 41 位議員候選人，扣除一位資格不符未能參選外，共有 40 位議員參選人，一共花費了 64,036,841 元，獲得了 303,551 張選票，平均一票要花 210.96 元。2022 年，時代力量提名 46 位議員候選人，扣除一位資料有所缺漏，一共花費了 54,224,974 元，獲得了 172,729 張選票，平均一票要花 313.93 元。

兩相比較，在平均爭取一票的代價上，2022 年較 2018 年增加了 5 成，從 210.96 元暴增至 313.93 元，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，已經預告了 2022 年選舉的不利結果。

第二部分：權力規則

從創黨時的集體領導制，到政黨法施行後修訂的新制，讓時代力量的權力規則，獨步於國內政黨。決策委員 / 黨員代表皆由黨員直選、主席權責不明、扼殺黨內民主的全額連記制，這些制度設計，深刻影響了黨內的權力結構。

第一部分談到的「夥伴」與「資源」，構成了時代力量興衰的基礎。在這些基礎上，黨員經由權力規則，形成了一定的權力結構，決定了誰能調度這些「夥伴」與「資源」，也形成了關鍵決定的決策背景。

從建黨工程隊到主席團的集體領導制

2015年1月25日，時代力量舉行創黨成立大會，「建黨工程隊」的總隊長林昶佐，對外宣示要「招募10萬支持者」，接著由「支持者推薦不分區立委候選人」、「黨員投票選舉黨幹部及不分區立委提名人」，用開放、透明、參與、行動的方式，來創立一個「我們這個時代的黨」。

9月8日至11日，黨員透過網路選舉，每位黨員，可對主席團成員選舉的所有候選人個別投票，有效投票人數為770人，實際完成投票人數為427人，投票率為55.45%，選出第一屆的7人主席團。9月13日，第一屆第一次黨主席會議在黨部舉行，會中選出5月入黨，獲得第一高票的黃國昌，作為第一屆執行黨主席（表6）。

黃國昌表示，黨章規定主席團成員，可於任何一次定期會議改選執行主席，並不會造成黨組織的不穩定性，因為時代力量是集體決策，執行主席的工作，是代表黨對外發言，不會變成「萬年黨主席」。

候選人	得票數	得票率
黃國昌	325	76.11 %
林昶佐	269	63.00 %
馮光遠	264	61.83 %
林峯正	158	28.57 %
林世煜	122	37.00 %
徐永明	191	44.73 %
黃秀禎	120	28.10 %
張月霞	79	18.50 %
黃義傑	61	14.29 %

表 6：時代力量第一屆黨主席團選舉結果

由於黨章的規定，時代力量要在每次大型選舉過後，選出新的主席團成員，於是，時代力量在 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13 日，由黨員投票選出第二屆的主席團。有效投票人數為 2,094 人，實際完成投票人數為 920 人，投票率為 43.94%。並於 3 月 25 日，由黃國昌連任執行黨主席（表 7）。

候選人	得票數	得票率
黃國昌	697	75.76%
林昶佐	642	69.78%
柯一正	622	67.61%
馮光遠	466	50.65%
高潞.以用	442	48.04%
林峯正	278	30.22%
林世煜	104	17.83%

表 7：時代力量第二屆黨主席團選舉結果

2016年4月，時代力量由黨員與時代之友（上網註冊登記即可成為）選出8個常設委員會的委員；4月10日，召開了8個常設委員會第一次會議，包含4個政策委員會及4個工作委員會，會中選出了8位常設委員會主席，分別為：經濟財政委員會：徐永明，內政交通委員會：曾威凱，外交司法委員會：邱顯智，教育衛環委員會：洪慈庸，網路與媒體委員會：許瑋珊，黨員委員會：林俊伯，公職與選舉委員會：林郁容，公民行動委員會：陳惠敏。

於是，第二屆的7位主席團成員，與8位常設委員會的主席，一共15位主席來組成「最高決策小組」。原本尚未進入「最高決策小組」的兩位立委徐永明、洪慈庸，還有時代力量第一個地方黨部，新竹黨部主委邱顯智，分別以內政交通委員會、教育衛環委員會、外交司法委員會的主席，進入時代力量的決策圈。

在這段期間內，時代力量召開的例行性「黨政會議」，由最高決策小組的15人，加上財務長與黨部祕書處代表共同召開。

當然，黨務運作的幕僚作業與日常運作，還以身兼黨祕書長、黨團主任、公民行動委員會主席的陳惠敏為核心。她是黃國昌的長期戰友，深獲黃的信任，能視為黃國昌意志的延伸。

2017年1月8日，連任兩屆主席團成員的馮光遠，在臉書宣布

退黨。他說：「『時代力量』已經變質為『國運昌隆黨』」，從馮光遠發言的蛛絲馬跡，可以看到黃國昌一人絕對的決策影響力，已經逐漸在時代力量形成。

政黨法施行後的權力規則

為了符合 2017 年 12 月 6 日制定的政黨法規定：「本法施行前已依人民團體法備案之政黨，其組織、章程及相關事項與本法規定不符者，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依本法規定補正」，時代力量自 2018 年年初，啟動黨章修正的工作。

政黨法明定，黨員大會為政黨最高權力機關，並得由黨員選出代表，召開黨員代表大會，行使黨員大會職權。在創黨之初沒有設置「黨員代表」，而是由黨員直選的主席團、常設委員會成員直選的委員會主席，共同組成「最高決策小組」的時代力量，必須建立符合政黨法規定的權力規則，亦即，納入黨員代表制度。

決策委員的產生方式

這時候，時代力量面臨兩個重要的選擇，一是如何選出綜理政黨事務的決策委員？二是如何選出黨主席與定義黨主席的職權。

從 2018 年初至年底，黨內提出了多個黨章修正版本，對於如何產生決策委員，有兩種方案：一是仿效國民黨與民進黨，由黨員投票選出黨代表，再由黨代表間接選出決策委員，二是依照過去主席團與常設委員會主席的產生方式，由黨員直選。

最後提交到 2019 年初黨員大會議決的版本，是由黨員直選決策委員與黨員代表，產生政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黨員代表大會，與綜理黨務的決策委員會。

黨主席的產生方式與權責

在歷次的修正版本中，黨主席都是由決策委員互選一人產生，與主席團成員選出執行黨主席的概念相同。至於藍綠白三黨採用的黨員直選黨主席方案，並未出現在任何一個修正版本中。

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焦點是，黨章是否明定主席「對外代表本黨」。在歷次的草案版本中，也是呈現分歧，最後送交黨員大會的版本，並未放入「對外代表本黨」這六個字。

相較於藍綠白三黨，國民黨黨章明定「主席綜理全黨黨務」，民進黨在中央黨部組織規程明定「主席綜理全黨事務，對外代表本黨」，民眾黨在章程明定「黨主席一人對外代表本黨」。時代力量從黨章到相關辦法，關於黨主席的權責，僅規範了提名紀律委員、擔任決策委員會會議主席的權力，還有每半年應召開黨員代表大會的責任。

時代力量制度的特殊性

藍綠白三黨，皆是由黨員選出黨員代表，再由黨員代表選出執行單位（中央委員會、中央執行委員會），並由黨員直選出黨主席；時代力量則是由黨員直選出黨員代表與決策委員，再由決策委員互選產生黨主席（圖 2）。

這樣的制度有什麼特色呢？

第一，黨員代表與決策委員皆由黨員直選，兩者之間既非決策與執行的關係，也不是行政、立法關係。唯一找到比較接近的制度，反而是孫文「政權」（國民大會）與「治權」（五權五院）的並立關係。但是時代力量的黨主席是由決策委員互選，而非由黨員代表大會選出，在這點又有所不同。

第二，政黨法明定「政黨以黨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，得依章程規定由黨員選出代表，召開黨員代表大會，行使黨員大會職權」。要落實政黨法的精神，身為執行單位的決策委員會，必須服從於最高權力機關黨員代表大會。然而，也由黨員直選產生的決策委員會，相比於黨員代表大會，還多了互選黨主席的權力，顯然握有更實際的權力。從時代力量歷屆決策委員的選舉，都比黨員代表選舉來得競爭激烈，就可以看出權力天平的傾斜方向。

第三，黨主席的權責不明。除了上面提到的提名紀律委員、擔任決策會議主席、每半年應召開黨員代表大會外，主席是否對

外代表本黨，是否綜理全黨事務，未有明確規範。這導致時代力量歷任主席的實際權力，取決於能否得到多數決策委員的支持。如果多數決策委員不願授權給主席，那主席僅能扮演「會議主席」的角色，連對外是否代表本黨，都有討論爭執的空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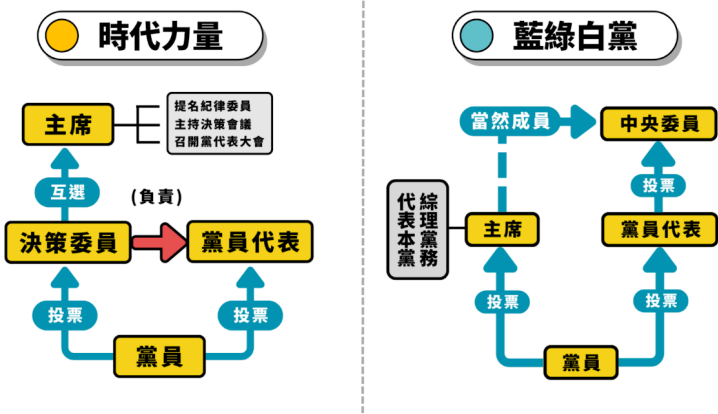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：時代力量與藍綠白三黨的權力規則

黨內選舉：從全額連記到限制連記

從創黨至今，時代力量黨內的各項選舉，除了主席團、決策委員會互選主席外，都採用「全額連記制」與「超額連記制」。一位黨員，可以圈選與應選席次一樣多、甚至更多的人選，來選出黨員代表與決策委員。

創黨之初的兩次主席團選舉，有幾個候選人，黨員就可以投幾票。2019年1月12日召開黨員大會修正黨章後，第二屆起的決策委員選舉，每個黨員都可以圈選18人，選出15位正選與3位候補決策委員。

一直到2022年12月24日，地方選舉大敗後召開的黨員代表大會，才經由黨員代表黃思學提案，修改時代力量決策委員選舉辦法第七條，將「每位黨員可勾選不超過正選（十五人）與候補人數（三人）加總之候選人（至多十八人）」修正為「每位黨員可勾選不超過七人（至多七人）之候選人」，開啟了決策委員選舉，由「全額連記」改採「限制連記」的時代。

時代力量採用「全額連記制」多年，2023年2月的第四屆的決策委員選舉，是時代力量第一次採行「限制連記制」的黨內選舉，每個黨員只能投7票，選出15位正選與3位候補的決策委員。

全額連記不好嗎

「全額連記制」最主要的缺點，就是組織內的次團體，只要搭配明確的投票策略，就很容易掌握超額席次，壓制沒有集體串連投票的少數派。最極端的狀況是，多數派只要掌握過半席次，就能囊括所有席次，讓少數派無法取得任何席次。

2020年流出的一份錄音檔中，黃國昌說：「我的『配票單』下去，多少黨員看那個配票單投票，你們心裡很有數」。這並不是什麼驚人的祕密，只是道出了時代力量在全額連記制下的黨內選舉常態。

第三部分：關鍵決定

從 2015 年與民進黨合作競選，到在內政議題上嚴重分歧，而至勞基法二修的激烈抗爭；從挺柯 / 反柯，到 2019 年是否表態支持蔡英文，衝突不斷的時代力量，走向了漫長的衰敗，在 2022 年的地方選舉跌落谷底，儘管後續力圖振興，但仍無力打贏 2024 年的背水一戰。

夥伴與資源的進出、權力規則的變化，像伏流牽引著時代力量的命運。在第三部分，我們會按照時序，追溯過去 9 年來，對於時代力量發展產生關鍵影響的決定。

創黨第一次選舉，與民進黨合作追求非國民黨陣營國會過半（2015.1~2016.1）

2014 年 318 運動前的兩個禮拜，公民組合在臉書粉專發布〈快樂參政〉宣言，指出「政府向財團資本屈服、貧富差距越來越大」、「兩岸權貴政商勾結加劇社會與經濟不平等，引發台灣國家主權流失的疑慮」等問題，需要「形成有力的公民參政運動」、「號召公民支持優秀的候選人，參與 2016 年國會選舉，打破目前的政治壟斷」。

公民組合的宣言，預告了 318 運動後的社會變化。在 318 前，一黨獨大的國民黨、快速傾中、向財團資本靠攏，在野的民進黨，既無力抗衡國民黨，也無心提出替代性的發展論述，甚至相當程度加入了政治壟斷的行列，這樣的無力感，既催生了公民組合，也催生了 318 運動。

318 運動引發的驚人社會能量，迫使馬英九政府在對中傾斜上略略踩了煞車，也擊潰了國民黨奉為神主牌的兩岸政經整合路線，不論它叫做「服貿」、「兩岸共同市場」還是「九二共識」。

然而對於參與公民組合的前輩而言，又或是反國民黨陣營而言，「目前的政治壟斷」，究竟是完全執政、國會過半的國民黨，還是更為深層的、橫跨藍綠的財團資本與政商勾結？面對即將而來的總統與立委選舉，又該「如何打破目前的政治壟斷」？

用最簡化的方式來說，當時的時代力量認為是前者，因此首要的目標，就是要拉下完全執政的國民黨，迎接第一次國民黨不過半的國會。社會民主黨乃至於後來的綠社盟，也支持拉下國民黨的目標，但也不希望藍綠任一政黨，在國會取得過半席次，形成新的政治壟斷。

所以，公民組合最終分化為時代力量與社會民主黨兩個政黨，在四個民進黨的艱困選區，民進黨不提名，由時代力量候選人代表本土陣營上陣，僅有新竹的邱顯智，與民進黨提名的柯建銘在新竹同場競爭；社會民主黨與後來的綠社盟，則是在部分選區與民進黨合作，部分選區維持獨立參選。

改革的兩人三腳：勞基法二修的分歧 (2016.1~2018.1)

2016 年大選結果出爐，蔡英文無意外的高票當選總統，民進黨則是拿下遠超過過半門檻的 68 席立委，時代力量取得 2 席不分區立委與 3 席區域立委，共計 5 個席次。

權力的數學很簡單，68 席的民進黨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來做；只有 5 席的時代力量，在絕大多數政策方向都與民進黨相似、根本不可能與國民黨合作的情況下，只能就改革的優先順序與力道幅度，來提出自己的政治議程與民進黨競合。

於是，時代力量逐漸與民進黨步調不一，甚至演變成角度不同、相互衝突。從幾個修法案例，就可以看出從兩人三腳走到相互對衝的過程。

2016 年，選罷法下修罷免門檻，時代力量主張採簡單多數決，拿掉同意票門檻限制，民進黨的版本則是把同意票門檻從二分之一下修到四分之一。時代力量在三讀後表示，任何針對罷免投票所設的門檻就是保障現任者，均會影響人民的政治權利，階段性的修法成果並不完全如所有人期待。

2017 年，公投法修法，時代力量「兩岸政治協商需經公投」的主張遭民進黨否決，三讀後表示「興奮激動之餘仍帶有一絲遺憾」。

然而這些法案的不同調，都遠不如兩次勞基法修法所帶來的激烈拉扯與對抗。

2016年6月，行政院提出勞基法修正案，即外界慣稱的「一例一休」，時代力量先後曾主張「兩例」與「一例一假」兩種版本。在這次的修法爭議中，時代力量並未與國民黨同調，採取強硬杯葛手段，僅針對委員會審議程序中的「一分瑩」事件，亦即民進黨立委陳瑩擔任召委，並在會議召開一分鐘內就直接宣布通過初審，還有之後針對此次會議的議事錄確認爭議，批判民進黨違背程序正義。

2016年12月，「一例一休」修法三讀通過。隨後上演的，是2017年賴清德就任行政院長後的「勞基法二修」，也是反對方稱為「勞基法修惡」的再修正，主要著眼於放寬「一例一休」的七修一規定、加班上限與休息日加班費計算等項目。

這次時代力量採取強硬的反對立場，除了在委員會發動程序杯葛，在院會表決前夕，進入議場鎖上議場大門，自囚於議場來阻止次週院會的二三讀。但封鎖行動，不到幾個小時即被民進黨突破，隨後時代力量五位委員，前往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絕食靜坐。

從2018年1月5日（五）傍晚前往凱道靜坐至1月8日（一）上班日的清晨被警方驅離，在冷雨中精疲力盡的五位委員，已無力擋下勞基法二修在院會表決通過。

但是，比起在冷雨中耗盡的體力，更讓時代力量感到凜冽的，是從「議場自囚」、「前進凱道」到「先撤離再談判」的決定中，黃國昌、徐永明與林昶佐、洪慈庸的不同調。不管用激進派 / 溫和派、主戰派 / 主和派來形容勞基法二修中的分歧，一樣的問題還是拷問著時代力量：「目前的政治壟斷」是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嗎？如果要打破「目前的政治壟斷」，或是退一步而言，至少要與「目前的政治壟斷」畫清界線，那麼在勞基法二修採取明確的反對立場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對於當時的時代力量而言，真正的問題不在於立場選擇，而是在於要怎麼做？做到什麼程度？以及，有沒有經過黨內的溝通，還是少數人的專斷獨行，決定了整體的行動方案。

2018 年議員選舉與兩岸一家親的挺柯 / 反柯之爭 (2018.3~2018.11)

勞基法二修種下的分歧，一直要到 2019 年準備隔年總統立委選舉時才正式引爆。全力備戰 2018 年地方選舉的時代力量，渡過了尚稱平穩的一年，也繳出了外界認為相當不錯的地方選舉成績單，當選了 16 席議員。

但是圍繞著 2018 年大選，卻衍生了新的路線之爭，與一個事後來看，不太理想的選戰分工模式：新的路線之爭，是在 2018 年選戰中，是否要與隔海唱和習近平「兩岸一家親」的柯文哲畫清界線；不太理想的選戰分工模式，是由該縣市的主委，全權主導該縣市的提名與競選策略。

2018 年 3 月，媒體關切時代力量是否支持柯文哲連任台北市長時，時代力量發言人李兆立表示，無法贊成台北市長柯文哲「兩岸一家親」的說法，會慎重考慮自推人選。

其後，黨主席黃國昌、邱顯智也皆明確表態，不認同兩岸一家親，因此不支持候選人邀柯站台；相對的，林昶佐則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。因此，邱顯智負責的竹竹苗、黃國昌負責的新北，這些區域的候選人並未邀請柯文哲站台；相對林昶佐負責的台北，則有多位候選人與柯同台。

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，台北的五位候選人中，只有明確表態反柯的吳崢，獲得黃國昌的跨區輔選站台，由此可見，挺柯 / 反柯的路線爭議，與各區井水不犯河水、相敬如賓的競選態式，在外界看來尚稱團結的「來吧，新世代」競選主軸下，成為潛藏在人心與私語中的一股暗流。

昌昶分裂與是否表態支持蔡英文 (2018.12~2020.1)

2018 年底選後，到 2019 年的上半年，是時代力量創黨以來，政黨支持度最高的一段時間。在這段期間，因應政黨法上路，時代力量先召開了黨員大會通過黨章，緊接著在 2019 年 2 月，經由黨員網路直選，選出了第一屆的黨員代表與第二屆的決策委員，並於 2 月 15 日，由決策委員無異議通過由邱顯智擔任黨主席。

這並不是一段平靜無波的過程。根據相關人士的公開揭露，在黨內選舉前，原本預期將連任主席，曾數度遊說邱顯智接任黨秘書長的黃國昌，在決策委員選舉登記截止的最後一天，突然告訴邱顯智，他不登記參選決策委員，更無續任主席的打算。

決策委員選舉過後，在 2018 年選舉，帶領子弟兵創下好成績的邱顯智、林昶佐，成為黨主席的熱門人選。

因為選舉結果，成為黨內最大公約數的邱顯智，接任了黨主席。然而，在決策選舉前，根本沒有考慮參選黨主席，因而沒有積極布局決策委員選舉的邱顯智，並不像黃國昌、林昶佐，擁有一定的決策席次做為奧援。

這樣的權力結構，註定邱顯智無法調和接下來昶昌分裂的黨內風暴。

另一方面，卸下決策委員、主席職務的黃國昌，開始用有權無責的方式，實質影響黨務運作。舉例而言，在邱顯智正式上任前，黃國昌以不出席黨慶餐會，要脅杯葛邱顯智選定的秘書長人事。用一句話來說，2019年的時代力量，不論黨主席是邱顯智還是後來的徐永明，都無法擺脫黃國昌意志的干涉。

於是，從2019年3月開始，時代力量不斷陷入「是否表態支持蔡英文」的爭議中，從此又延伸出「是否召開臨時黨代表大會」、「是否自提總統」等題目，但萬變不離其宗，只要黃國昌不鬆口不放手，不要說做成決議，連討論都無法開啟。

最後大家看到的是，表態支持蔡英文連任，卻又強調無法代表全黨的黨主席邱顯智，在選區拼連任的林昶佐、洪慈庸相繼退黨後，自承「努力未足以令黨內部分人士信服，也未足以促成內部不同意見的有效對話」後，黯然辭去黨主席的職務。

徐永明接任黨主席後，撕裂黨內的「是否表態支持蔡英文」問題，仍沒有具體結論，由個別候選人分別表態。這齣鬧劇，最後在選前三天，以時代力量不分區排名第四的黃國昌，在其個人粉專發布影片表示「在韓國瑜與蔡英文之間，我當然選擇蔡英文」告終。

風暴中的 2020 選戰提名 (2019.3~2019.11)

在風暴來臨前，提名小組（原稱選對會）自 2019 年 3 月起，穩定密集的召開了 12 次會議，依序評估各縣市區域立委選情、可能的選區與候選人、接受外界自薦的候選人、初擬不分區名單、徵詢候選人等事項。

然而，在 7 月 12 日召開第 12 次會議後，昌昶分裂上演，邱顯智辭去主席，提名小組的成員全數更換，直到將近兩個月後的 9 月 6 日，才召開第 13 次會議。接下來，僅在 10 月 8 日、11 月 12 日召開兩次會議，處理部分區域候選人提名。至關重要的不分區名單，沒有任何討論記錄，僅在 11 月 12 日的第 15 次會議，留下「未有完整不分區候選人名單，延續至決策委員會討論」的會議結論。

這兩個多月，不分區名單的討論與徵詢，並不是毫無進度。只是握有主導權的，不是提名小組，而是沒有任何黨職的黃國昌。根據多方查證比對，黃國昌手上有一份相對完整的名單，名單內的人選大多已點頭同意，只是，到了即將提名的最後關頭，原先答應的人選，一個接著一個退出，這份名單於是告吹。

此時，距離表定對外公布名單的 11 月 12 日，只剩下兩三天，只能利用週末假日儘速徵詢可能人選，確認了大部分的名單與排序。

11月12日上午，提名小組開會，仍然不知道名單在哪裡，當然也送不出建議名單給決策委員會。緊接著，決策委員會在中午召開，會中卻出現了提名名單，決策委員在會議上等待最後的人選確定後，在下午對外公布，並在隔天召開提名公告記者會，公布時代力量2020年不分區的提名名單。

從9月到11月，這段混亂的提名過程，讓我們引以為戒。為什麼不分區的提名，可以跳過提名小組的程序？為什麼整個政黨，可以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？這是時代力量必須深切檢討的地方。

漫長的衰敗與 2022 年地方選舉 (2020.1~2022.11)

2020 年選後，時代力量取得了 7.75%、109 萬張選票，在立法院保住了三席立委。但是平順的日子不到半年，黨主席徐永明涉貪下台，邱顯智緊急代理主席，決策委員會總辭並向社會致歉。

時代力量再次度過了煎熬的 8 月。人頭黨員爭議、黃國昌錄音檔外洩，以及黨內對於徐永明涉貪的態度不一，導致黃郁芬、林穎孟、曾玟學、黃捷四位議員接連退黨，再次重創時代力量的社會形象，支持度持續雪崩。

在 2020 年立委選舉打出漂亮一仗的高鈺婷，在 8 月 29 日接任黨主席，但是不到三個月的時間，就在 11 月 3 日閃電辭去職務，由不分區委員陳椒華接任。

此後的時代力量，度過了 2021、2022 年兩個平靜的年頭，沒有再爆發重大紛爭，但是也沒有找到振興再起的有效方案，就這樣迎向了 2022 年的地方選舉。

在 2022 年的地方選舉，聲勢已經大不如前的時代力量，沒有預見即將到來的挫敗。面對種種不利的主客觀情勢，時代力量仍採用廣泛提名策略，想參選、無前科、無重大瑕疵就提，一共提名了 3 位縣市長、46 位議員在內的 59 位候選人，遠高於 2018 年的 47 位。

在選戰末期，台北市以陳志明為首的多位候選人出席民眾黨黃珊珊的造勢場合，選前一週，當時還未離開時代力量的黃國昌，公開站台表示支持黃珊珊，引起支持者一片譁然，嚴重衝擊了時代力量全台議員選情。首當其衝的，當然是在內湖南港參選，與黃珊珊子弟兵競爭的陳志明，其次是中南部與民眾黨、台灣基進競爭的多位現任議員，也都受到程度不一的打擊。

在大勢不利、缺乏足夠資源以及黃國昌站台黃珊珊的關鍵動作下，時代力量提名的 46 位議員，僅有 6 位當選，多位現任議員沒能連任；3 位縣市長候選人，都沒有拿回選舉保證金，僅有參選苗栗縣長的宋國鼎得票超過 10%。

這是一場真真實實的大敗，也讓社會開始懷疑，時代力量還有力量嗎？

背水一戰的 2024 年大選 (2022.11~2024.1)

慘痛的選舉結果，引起黨內爭論慘敗的原因。一度宣布辭職為敗選負責的黨主席陳椒華，又在決策會議接受部分決策委員的慰留，此舉引發了陳孟秀、李兆立、曾威凱、王婉諭、邱顯智、廖子齊六位決策委員的強烈不滿，呼籲所有的決策委員集體請辭負責，儘速啟動決策委員改選，備戰 2024。

2023 年 2 月，時代力量選出了第四屆的決策委員，並由王婉諭接任黨主席。面對百廢待舉的局面，新的決策團隊沒有太多時間，就要面臨 2024 的生死存亡之戰。在很短的時間內，決策團隊做了幾個不同以往的選擇。

首先，針對總統立委選舉的提名，這次的提名小組，明確定出精準提名、及早啟動的方針，在區域立委方面，僅提名現任立委王婉諭、邱顯智參選竹縣二、竹市選區；在不分區方面，提名作業自 4 月下旬展開，鎖定在各耕耘有成，且能針對台灣社會即將面臨的重大問題，提出有效解方的實務工作者展開徵詢，順利在 10 月 15 日的黨慶餐會，公布不分區立委提名名單。

其次，為了擦亮已經蒙塵模糊的政黨形象，2023 年把許多資源投注在行銷推廣，也積極針對各項議題表態，主動與各政黨交鋒，希望能在沒有總統候選人的情況下，維持一定的能見度。

再者，記取 2019 年的教訓，決策委員會很早就針對總統大選是

否提名、是否表態支持特定總統候選人進行討論。在綜合評估後，最後時代力量並未提名總統候選人，針對到最後一刻才確定人選的總統大選，時代力量採用 8 大指南來評比藍綠白的三組正副總統候選人，希望給支持者一個投票的參考依據。

最後，對於黃國昌的離開與投向民眾黨，決策團隊早有預期，也早早擬定分階段的減害措施。4 月修改不分區提名辦法，保留提名黃國昌的誠意，6 月針對服貿議題對陣柯文哲，716 既批判藍綠，也批判白營與黑金靠攏，再到藍白合階段強烈質疑民眾黨的主體性，透過這些方式，再三強調時代力量與民眾黨在價值立場的根本差異，來減低黃國昌退黨的衝擊。

綜觀 2023 年，時代力量的民調逐漸回穩，到選前逐漸上升到 3~4 個百分點。然而最後的選舉結果，當然證明這一整年的背水一戰，仍不足以扭轉頹勢。時代力量失去了政黨補助款，黯然離開立法院。

結論：檢討是為了繼續向前 (2024.1~)

2024 年選後，穩定財務狀況，是重整第一要務。

因此，我們忍痛縮編了大多數的實體據點與黨工夥伴，退租了所費不貲的中央黨部，將中央黨部暫時移到新北板橋。全黨支薪的工作人員，目前還不到 20 人。

我們並不打算就這樣無聲消散，選後湧入的數百人入黨潮，還有超過千筆的小額捐款，也告訴我們，台灣社會不希望在這個時代，失去時代力量。

2024 的上半年，我們從黨務工作的重整開始，先改變自己，才能改變環境。因此，而是從日常工作的範圍，開始修補眼前的一磚一瓦。

我們努力養成「開放、透明、參與」的工作文化，鼓勵每一位夥伴的自主，在乎每一位夥伴的聲音，再把這樣的信條，貫徹在黨員支持者的經營。

如果我們會跟同事約吃午飯，那假日為何不約黨員出來烤肉爬山？如果我們在意工作的即時回報，那為什麼我們不定期向支持者報告我們在做什麼？如果我們會關懷身邊的朋友，那為什麼我們不多多關懷曾經參與時代力量，現在卻逐漸淡出的朋友？總而言之，反求諸己，是黨務重整最重要的原則。

當然，我們不會一直停留在內部的整頓。2024 的下半年，我們一定要走出去，把「二次創黨」的宣示化為現實。


我們會邀請更多的朋友，納入更多正反意見，一起為時代力量把脈。

我們會回顧台灣社會的上個十年，並且預判下個十年可能面臨的挑戰，擬定新時代的政策綱領，為了台灣社會即將發生的問題，及早做好準備與回應。

我們會啟動黨內各項規章的修訂，制定權責相符、擴大參與的權力規則，強化時代力量的黨內民主。

透過這些事情，我們希望向台灣社會傳達一個明確的訊息：上一個十年，時代力量辜負了社會的期待，我們做好徹底的反省與準備，希望在下一個十年，我們不負所託。

誠摯邀請過去關心時代力量，關心台灣社會的朋友，一起加入我們，創造屬於這個時代的力量。



定期定額，支持穩定向前的力量
未來十年，一起打造更好的台灣

關注我們



Facebook



instagram



YouTube

捐款支持



定期定額捐款



單筆小額捐款